

工艺制作技法丛书

民间礼馍(面花)制作

段改芳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工艺制作技法丛书

民间礼馍制作

段改芳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礼馍制作/段改芳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工艺制作技法丛书)

ISBN 7-102-11798-7

I. 民… I. 段… III. 面食-造型(艺术) IV. TS9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7573 号

民间礼馍制作

著 者 段 改 芳

出版者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责任编辑 华 山

装帧设计 华 山

印刷者 北京民族印刷厂制版印刷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1998 年 8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6

1—2,000 册

ISBN 7-102-01798-7/T·1

定价: 38.00 元

内容提要

民间礼馍又称“面花”，是我国北方地区在人生仪礼、岁时节日活动中用麦粉制作的一种食品，由于其内涵的深厚和造型艺术的高超也成为民间工艺的一个重要品种。本书除概括介绍了民间礼馍艺术之外，重点介绍其制作技法，分步骤详细举例讲解了若干种民间礼馍的制作过程，并在彩色图版中介绍了若干民间礼馍精品，可供欣赏。作者段改芳现任山西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美术学会理事，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副会长。

目 录

黄土情韵	1
民间礼馍作品欣赏	11
民间礼馍的制作	59
一、蒸面礼馍	59
二、淡彩与重彩	78
三、焙面礼馍	78
四、油炸礼馍	82
五、烤箱烤制礼馍	85

黄土情韵

——民间礼馍艺术浅述

任何一个民族的、地域性的文化源流，都与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与这个地域内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是透视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窗口。

自然条件的不同形成了我国南北两地饮食习惯的差异。生息繁衍在北方的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认识与掌握了面粉的性能，从而创造了蒸、煮、烧、烤、油炸多种制作方法，形成了灿烂的面食文化。食必常饱，然后求美，“求美”则突出表现在为全年的岁时节日和人生礼仪习俗所制作的祭祀品、馈赠品之中，这就是礼仪活动中的“礼馍”，亦称“花馍”。

一 民间习俗与礼馍内容

礼馍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民俗生活中有需要，就会有相应的民间艺术品产生。礼馍与其它民间美术品一样，具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功能。是数千年间在民间形成的面食制作工艺与造型艺术相结合的一种特殊创造。礼馍循时应节，随风入俗，自然地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礼馍丰富了民俗活动，满足了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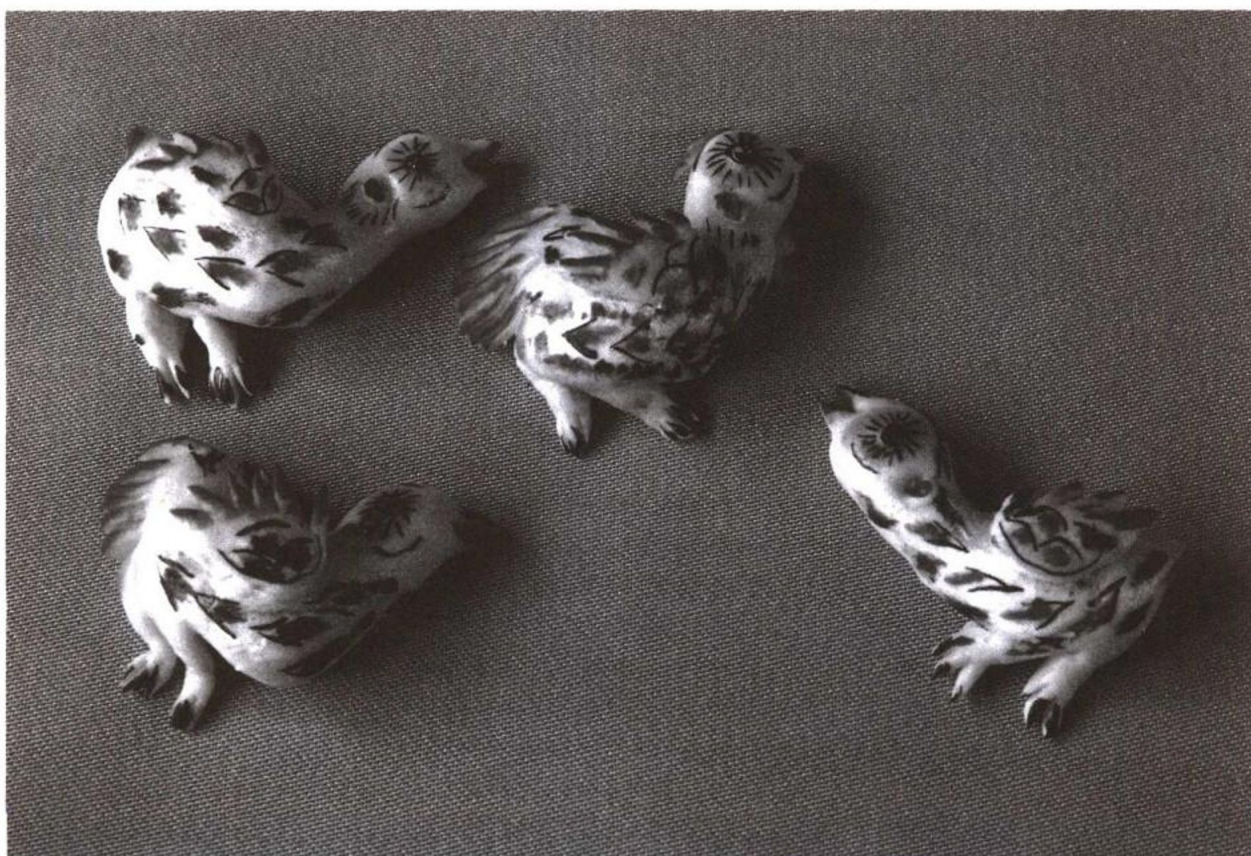
在精神上、物质上的需要，同时各个具体的民俗活动的要求又成为礼馍艺术创作的内容，并赋予它深刻的寓意。

女儿出嫁，母亲要蒸一对石榴与桃子形的礼馍随嫁女带走，置之洞房俗称“宫食”。“宫食”是缘于旧时新媳妇初进夫家门，一来受拘束，二来表示斯文，当众不便多食，这就免不了忍饥挨饿，细心的妈妈依自己的体验，蒸上这样的礼馍以备女儿饥时食用。由于“宫食”是专为新婚夫妇蒸的，故此，礼馍上多数装饰着石榴、瓜蝶、花鸟、蝙蝠等纹样，寓榴开百籽（籽谐子），瓜瓞绵绵、多福多寿。

娶妻迎亲，新郎食过昭示混沌初开的“混沌馍”后理发修面，然后向祖先和用面粉二十斤专为新娘蒸的“上头糕”行礼叩拜，再携其登门迎亲。“上头糕”形制为圆形，似生日蛋糕，以云纹裹红枣叠成厚厚的基座，其上捏制十二生肖、十二种花、十二种果，以及男女人形，花团锦簇，意蕴丰富深刻。“上头糕”在锣鼓喧天的乐曲声中送到女方家，新娘才进

行洗面开脸梳发绾髻等一系列作新娘的仪式。此俗由来已久，早先时男女婚配无法律作保障，婚变事件时有发生，女子一旦开脸绾髻后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有了归宿。若遇婚变不幸事将苦熬终生。故而人们视“上头糕”为神圣的聘娶证据。女儿上轿时将根部一段切下带走，此意是去婆家扎根，剩余的要切若干片分送邻里、亲友，宣示喜鸟远翔。

婴儿诞生时蒸一双形似乳房的馍，上捏男女童子作装饰，取名“催产娃娃”、“下奶馍馍”，供奉于张仙牌位的前面。作了外婆要给外孙蒸一个硕大的虎形馍，视为保护神与娃娃作伴，佑孩子平安。周岁生日舅家



为外甥送一尊环状套项馍，俗称“囫囵”，取意囫囵囫囵套住孩童，祝他健康成人。

人逾六十岁生日谓“过寿”，晚辈儿孙怀着尊敬、行孝的赤诚之心为长辈贺寿，来者多数带着喻长寿的桃形馍，馍上装饰着仙鹤松柏枝叶喻“松龄鹤寿”。或者捏九狮和菊花谓“九狮拱菊”谐“九世共居”。无论是四代同堂、五世其昌、九世共居都体现一个核心即希望家庭人丁兴旺、喜庆吉祥。

寿终正寝、人殁离世时人们寄托哀思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以礼馍表示祭奠在民间极为普遍。丧俗中的礼馍内容以“走兽馍”居多，它是置之灵前祭奠死者，又供众人观赏的非食品，人们认为这是极为体面的事，所以在制作时特别尽心竭力。“走兽馍”的形制多为立体且色重墨浓，并伴以花纸装饰，与悬挂的彩幡等相映互衬，和素洁的灵堂形成对比显得它格

外艳丽。

在全年各个岁时节日的祭祀活动中，礼馍的造型更是丰富多彩。祭灶的礼馍以代表果类的红枣和面粉相间层层重叠形制像一座山，人们管它叫“枣山”，祈盼来年五谷丰登粮积如山。春节前后天冷地冻无农活，人们有时间蒸花馍、焙面食、油炸麻花和馓子，把食品制作得丰富精细，花样翻新。年三十日大人、孩子穿新衣吃饺子以祝贺“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特殊的时间交替。清明节应时捏“子推燕”又称“寒燕儿”。其形制只有寸许，蒸熟后施彩，并用柳枝串起来悬於房梁，花红柳绿，摇曳飘拂，像群燕落柳，似鸟鸣枝头，给乍暖还寒的农家小屋增添了几分春意。捏“子推燕”的风俗始于介子推背母匿绵山抱柳焚身的故事，后人以禁火寒食的形式来纪念他，涵教化儿孙尽忠行孝，不忘养育之恩。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它来源于目连救母的传说，此时，人们除携带花馍祭茔缅怀故人外，更主要的是趁农闲季节蒸上形态各异的面羊、面鱼、面虎、面狮、面娃娃等自制的“糕点”探望长者、关怀晚辈，大家互相祝福。在这些民俗活动中，礼馍充当着“使者”的角色，它自身的美学价值使人们接受着美育的熏陶，不断提高着大家的审美能力，更是巧妇们互相学习技艺的良机。中秋佳节，正值粮登场，谷入仓，瓜果满园，蔬菜成熟的丰收季节，百姓焙烤精美的月饼，堂前陈摆瓜果与焙制的食品，祭月、拜月、赏月、阖家团圆以欢悦、虔诚的心情感谢上苍给予人的恩赐。

乡里人盖房是件大事，在上梁时



主人家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庆典，除梁上画“八挂图”、钉“乌鸡”（民间传说“乌鸡”通体黑色，无一根杂毛，其具有镇邪避凶之能耐。民宅盖房为图吉利以黑布缝雄鸡形象钉于梁上）、挂彩、贴楹联、燃爆竹外，还要蒸上硕大的花馍供奉。上梁馍形制似“蒙古包”，其上装饰的纹样多数选象征富贵的牡丹花和“万字”、“双盘长纹”喻延绵不断。有的花馍通体为素色，有的将饰纹捏成彩色。一家盖房邻里亲友也要蒸礼馍赠送，谓祝贺、添喜、暖房。“和为贵”被融进了民俗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巩固着人类文化的根基。

二 礼馍的艺术风格与形成原因

礼馍制作工艺有蒸、焙、油炸等数种，它们均具有粗犷豪放、朴实浑厚、天真烂漫的特点。从色彩上礼馍又分敷色与素白两类，敷色中又有重彩与淡彩。重彩者只作观赏品，做工细致，色彩艳丽；淡彩为食品，做工简洁，典雅恬静。民间礼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少代人的智慧积累。民间艺术家同处于一片蓝天下，共吮黄土地的乳汁，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会深深烙在她们身上，而各自的秉赋、经历、悟性、情趣在捏礼馍时也会自然地将这些因素渗透在每一件作品中，从而形成迥异的地方风格和各自的艺术特色。

礼馍的作者大多数是农家妇女，制作目的是为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捏什么、怎么捏，她们心中都有个“谱”。这个“谱”一方面来自学别人，另一方面是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丰富的想象。我们都知晓世上有些艺术物品是可以传承下来的，有一些



则不然。如一帧剪纸自己失去了别人得之，仍旧可以留在世上，还可以照原件多次复印、拷贝；作为食品的礼



馍它却是一次性的。即便是观赏品也常因面质易裂变、易生虫，难以长久保存传世，所以说礼馍的样谱是作者头脑中的记忆。别人复制只能对物模仿，也就是凭借目察心记，再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去捏制。理解的过程便是看了某个造型形象，在艺术的感悟点上受到撞击，成竹在胸后付诸实践。此时，临摹者捏出的形绝不会与原物一模一样，因为在仿制的过程中已融进了作者的审美和再创造的因素，或许会比原物美，或许不及。这不依样画葫芦的本身就有跨越一步的创造，同时也是宣泄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创作意欲的一种满足。这种激情和欲望使其不断地产生出新的造型，然而也





随作者谢世而凋零。至于礼馍艺术品的外观造型与内在韵味美和独创的艺术价值，乃至在今天的造型艺术领域内所产生的效应是民间艺术家们始料不及的。

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功能，想象又依赖于平时所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而且想象所得与作者的生活经历紧密联系着，在艺术实践中将自己的感觉、印象、记忆、判断等诸方面的主体意识都调动起来，去观照物象。在审视时不是局限于肉眼所见之事，而是把直觉过程中必然伴随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结合起来，以万事由我心去确立要塑造的物。特别是对自己未曾亲眼目睹的东西，往往以彼物

联想此物，又在联想中激发了有意识的创作想象，类比类推大胆地创造出符合自我需要，符合人之审美心理的形象。捏礼馍的作者从构思到巧用工具、材料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运用的都是形象思维。同样，对礼馍艺术作品的欣赏也用的是形象思维去审美的，二者构成密不可分的递进关系，民间艺术家们就在这创造美与接受美的过程中发挥着各得其所的审美享受和思想启迪，这种在有着同一个文化基础之上的天然传承，形成了地域性风格与丰富多彩的个人特色。

三 礼馍的艺术手法与艺术语言

礼馍因工具、材料而自然产生的艺术语言，从古至今大体上是一致的。



但具体在一件礼馍上怎样运用工具与材料，又如何巧妙地铺摊、组合，从而给人以新的感受、新的美感则取决于作者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在礼馍制作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有对比、夸张、装饰等。在艺术创作中对比是一条重要的规律，民间艺术家虽然对成套的理论知之甚少，但在艺术实践中运用的极好。这大概是因为千百次地审美、实践，再审美、再实践练就的一双慧眼和一双巧手。礼馍中的对比有大与小、长与短、曲与直、粗与细、圆与方、锐与钝、繁与简等互衬互映，相得益彰。其次是夸张。对某个形象进行明显的、有意识的夸张使形象的外形特征更强，局部之夸

张突出一点减弱其余，使特点更美更突出。捏礼馍的作者常在夸张中伴着移位，以移位打破正常的结构规律，按心中所构想的形象再重新组合，产生形象超出常态，达到新颖别致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艺术上的夸张是人的创造能力的心路展示，仅这一点往往是衡量作者天资聪慧、悟性高低的切入点。再一点是装饰。礼馍的装饰一种是单纯为好看而装饰，一种是除美观外并赋予一定的内涵，托物抒情，以象征性、约定俗成的符号去传递信息和寓意。在礼馍的装饰上最富有特点、也最能体现作者社会阅历的就是在规定情景中选择形象符号。如“桃”有寿桃之称，喻为长寿；“戟”和“吉”



“磬”和“庆”、“鱼”和“余”均同音同声，喻为“吉庆有余”。继而引起连锁反应获得更丰富的内涵。正是基于此，无以数计的、装饰得有情有趣的礼馍艺术精品从她们的粗指阔手中捧出。

艺术语言的形成与使用工具、材料有着直接关系。民间剪纸受剪刀、纸张的制约产生出圆点、直线、月牙纹、锯齿纹等剪纸的艺术语言。礼馍的主料是面泥，辅料为红枣、豆类、杏仁等。工具有剪刀、镊子、梳子等。



工具不同施艺有别，产生的艺术效果也迥异。面泥的可塑性很强，任人摆弄是它的优势；力度性差又是它的弱点，加之为适应入笼蒸的工艺需要，捏制时多数为高浮雕式。例如捏一头狮子，在张启的口里镶嵌上一枚红枣，既表现出狮张嘴后口腔呈凹形的效果，又防止面泥经蒸气打湿后变形。将头部与身躯组合时，拇指与食指捏住面部的鼻子部位，向颈部一按自然地隆起鼻梁，真可谓自然天成。捏人物信手随心，姿态各异，基本上是裸体。礼馍中人物呈裸体并非是艺术家们的刻意追求，而是天然造就。是她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特别注意突出材料的表现性，追求所塑造形象的装饰性。像“怀抱娃”（见11页）这个作品，面粉的质地美与人物体态美统一得竟是那样天衣无缝，整体的概括美与局部的装饰美竟如此令人回味无穷。这种在人顺材料随心信手的制作中自然产生的美，是礼馍特有的艺术语言，也就是说艺术语言只有建立在这个“自然”、“随意”的基础上方显出有意中的无意，平淡中的回味。

四 审美情趣求新与礼馍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民俗习惯的世纪之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该去的终归要去，免不了恋恋不舍；该来的终究要来，恐怕挡也挡不住。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着某些中国传统的但已逐渐悖离于时代的民俗习惯。有声有色的新民俗文化正熏陶与影响着一代人的精神，这是现代对于历史的延伸，是时代的要求与呼唤，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

在礼馍这种民间艺术中虽说传统的习俗仍在承袭，但民间礼馍的祭祀功能已在人们的意识中日渐淡漠，审美功能越来越强化，这就使礼馍的作者在捏制时可以随心所欲，认为啥好就捏啥，不再局限于老辈人遗留下来的内容与形制。

近年来乡里人带上城里人稀罕的花馍探亲访友、观光旅游。精巧别致的花馍撩起年长者的思乡怀旧之情，使年少者爱不释手，跃跃欲试。更为普遍的是逢年过节举家老少齐动手，捏花馍、包饺子等自办家宴。人们并不在乎花馍捏的俊与丑，而是重在一家人欢声笑语、祥和温馨共享天伦之乐，体会在其它艺术形式中都不能享

受到的亲情和乡情。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正契合当代人的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文明亦体现在休闲时间文化含量的丰富上。由此也佐证了一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是民间艺术生命力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扎根人民心田的文化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发展。





怀抱娃 蒸面礼馍（素色） 定襄文化馆藏



小狮 蒸面礼馍（素色） 定襄文化馆藏



双爬娃 蒸面礼馍（素色） 张丑锋作